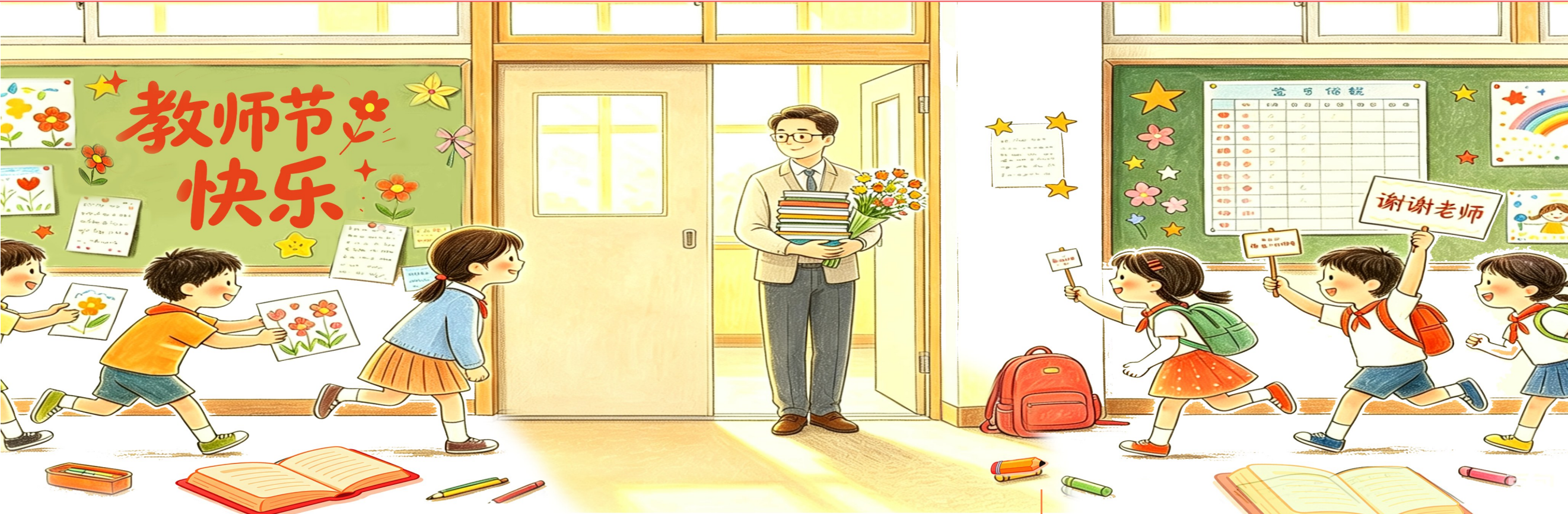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灯下微尘

● 成文耀

九月的风一吹，袖口总会莫名沾上些白色的微尘。我总觉得，那是四十年前，从老教室那方斑驳的黑板上飘落的粉笔灰。

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人，记忆里并没有明亮的塑胶操场，也没有多媒体屏幕。那时的学校，多是村里腾出的旧祠堂或土坯房。课桌是两块长木板架在泥砖上，凳子得自己从家里带。若是遇上阴雨天，外头大雨，屋里小雨，老师便要在讲台旁摆个破脸盆，“叮叮当当”地接水，那声音竟成了我们上课时最独特的背景音。

那时候，老师不叫“老师”，我们跟着大人喊“先生”。先生们的日子，过得比我们还苦。

记得教数学的高老师，是个民办教师。他白天在讲台上讲分数、讲应用题，傍晚放学铃一响，便卷起裤腿，扛起锄头下地。他的袖口永远洗得发白，指甲缝里总嵌着洗不净的泥垢。有一次，他正讲着课，忽然剧烈咳嗽，捂着嘴跑出门去，回来时眼眶通红，却只是用粉笔灰扑扑手，哑着嗓子说：“风大，迷了眼，接着算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他发着高烧，为了不让刚插秧的庄稼烂在田里，他凌晨四点就下地干活，天亮了才赶来上课。

那时候没有教师节。9月10日，对我们来说，不过是秋收前一个寻常的午后。

但我记得1985年的那个9月。

那天，村头的广播喇叭破天荒地响了，没有放样板戏，也没有放通知，而是放了一首《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》。那旋律顺着电线杆，飘过金黄的稻田，飘进我们那间漏风的教室。

高老师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捏着半截粉笔，忽然愣住了。他侧耳听了许久，直到广播里的歌声落下，他才低下头，用袖口狠狠擦了一下眼睛，然后转过身，在黑板上用尽力写下几个字：

“今天，是先生的日子。”

没有鲜花，没有贺卡，甚至没有一句正式的“节日快乐”。我们只是不约而同地坐得笔直，把那双沾满泥巴的布鞋往桌底缩了缩，生怕弄脏了先生脚下的地。那天放学，班长从后山挖了一捧野菊花，悄悄放在高老师的讲桌上。花瓣上还带着露水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，亮得惊人。

如今，我也到了当年高老师的年纪。

朋友圈里，满屏都是鲜花、蛋糕和精修的合影。年轻人们说着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，用着最华丽的辞藻，歌颂着最宏大的师魂。我点赞，转发，却在放下手机后，陷入长久的沉默。

我怀念的，从来不是那些被聚光灯照亮的时刻。

我怀念的，是冬夜里，高老师提着马灯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，只为去我家劝我父亲别让我辍学去学木匠；我怀念的，是他把仅剩的粮票塞给我，说“长身体，别饿着”，自己却躲在办公室啃冷红薯；我怀念的，是他黑板上写下的每一个字，粉笔灰簌簌落下，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落在他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上，像一场永远不会停歇的雪。

他们不是蜡烛，因为蜡烛燃尽便成灰；他们也不是春蚕，因为春蚕作茧便自缚。

他们只是那盏灯。

在物质最匮乏、精神最荒芜的年代，他们把自己站成了一座灯塔。灯油是他们的血汗，灯芯是他们的脊梁。风来了，他们用双手护着；雨来了，他们用背挡着。他们不求你记得灯的样子，只盼着你能借着这点光，看清脚下的路，走出这片泥泞，去看看山外面的海。

又是一年教师节。

我不祝你们桃李满天下，那太累；我不祝你们春晖遍四方，那太远。

我只愿，当粉笔灰再次落在袖口时，你能想起那个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的背影；愿你在被生活折磨得想放弃时，能听见那声“接着算”的哑嗓；愿你明白，所谓师者，不过是把自己活成了一粒微尘，只为在风起时，能托举一只想飞的蝶。

窗外，秋雨又起。

我仿佛又看见高老师站在讲台上，袖口沾着白痕，眼里有光，笑着说：“这道题，我们再来一遍。”

老师，这道题，我们做了一辈子。谢谢您，没让我们交白卷。

## 人世间

## 方寸校门见初心

● 肖秀莲 韩军

开学第一天，我送孙女到永安路分校就读一年级。

九月的乌兰察布，天高气爽，秋风习习，带着淡淡的凉意。校门口人来人往，老师们有序疏导入校学生。人群中，一位佩戴工作证的男子不停忙碌，帮孩子们开车门、提书包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心想学校这个保安挺负责，看着孙女蹦蹦跳跳跑进校门，便转身离开，并未多想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照常送孩子上学。正午的阳光依旧炙热，烤得地面发烫。那位男子依旧坚守在校门口，后背的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。有个小女孩被家长送来时睡意未消、精神恍惚，他主动上前，接住孩子滑落的书包细心帮她背好，又蹲下身认真系紧她松开的鞋带，轻声叮嘱几句，温柔目送孩子走进教学楼。我站在一旁不由心生好奇，于是走近细看，才看到他的工作证上清晰印着：校长付军。

那一刻，我深感受外。我从教三十余年，见过许多校长，他们大多在办公室处理文件、开会统筹校务工作。而付军校长，却日复一日坚守在校门口的烈日下，默默做着本该由保安、值班老师承担的琐碎工作。他毫无校长的架子，举手投足间，皆是对孩子最真诚的关爱。

每一个经过校门的孩子，他都会细心关照。看见孩子书包拉链未拉好，便随手整理；看见匆匆赶路的家长放下孩子急着离开，他便主动上前照看学生，让家长安心。学校的老师们亦是温柔谦和，常常弯腰倾听孩子的心声，细心为孩子整理衣帽，把每一位学生当作自家孩子般呵护。

目睹校门口这一幕幕温暖的画面，我内心感慨万千。过去我深耕讲台、批阅作业、主持家长会……一直固执地认为，教育只局限于课堂之内，学校管理是校长的本职，校门口不过是孩子出入校园的普通通道。直到看见付校长日复一日地躬身守望，我才豁然醒悟：教育，从来不止三尺讲台。校门口这方寸之地，是孩子们每日入校的第一堂课。这堂无声的育人之课，没有教案、不设考核，却让每一个孩子都真切感受到被牵挂、被重视、被温柔守护。它不在教学大纲之中，却直抵孩子心灵深处，默默滋养着孩子的成长。

后来得知，履职永安路分校以来，付军校长将“厚德”立为办学根本，把品德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。

2025年，社会各界为学校捐赠体育器材。在捐赠仪式上，付校长寄语学子：“希望你们珍惜这份善意，在运动中强健体魄、磨砺意志，让感恩与善良根植心中，将来学有所成，能够回馈社会、温暖他人。”他的教育目光，从不局限于孩子当下的学业成绩，更着眼于孩子长远的品格塑造与责任担当。他组织学生走进军营、走访福利院，开设轮滑、网球、摄影等特色课程。他深知，真正的教育，藏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之中。孩子看过更辽阔的世界，方能心怀山海，逐梦远方。

从教半生，我终于读懂了师德最本真的内涵。高尚的师德，从来不是华丽的口号与空洞的宣言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，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温柔担当，是心甘情愿做孩子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依靠。回望校门口默默守望的身影，我在心底向付校长深深致敬。致敬这份朴素纯粹的教育初心，致敬这份我执教三十年，却未曾做到的躬身育人、默默陪伴。

## 沉思

ChenSi

## 师者，也是行者

● 叶艳霞

世人惯把老师比作蜡烛、园丁、渡船，说他们生来就是为了燃尽自己或把人从此岸渡到彼岸。这些比喻固然温暖，却少了一味东西——路。蜡烛站着烧，园丁守着剪，渡船往返于固定的两岸，而老师是走着的。他们走在晨光未亮的街上，走在深夜无人的路旁，走在一届又一届学生的目光里。

三尺讲台能走多远的路？横向不过几步，纵向却是一部长征。一堂课四十分钟，老师从板书的第一行走向最后一行，从概念走向理解，从懵懂走向豁然。同样的路，他一天走好几遍，一年走几百遍，一走几十年。旁人以为他在原地，其实他的鞋底早已磨得薄了一层又一层。那条看不见的路上，铺满了重复的语句、擦去的粉笔字、改了又改的教案。那是世界上最单调的徒步，也是最长情的远征。

而真正的行走，还不在于板书之间。老师最动人的步履，是那些不被记下的时刻，下雨天绕路送学生回家，放学后在走廊跟落单的孩子并排走上一段，毕业典礼上陪着哭红眼睛的孩子一圈一圈逛操场。他们从不说“我在陪你”，只是自然地走在旁边，步调放慢一些，让那段路显得没那么长，没那么难。这种无声的同行，润物细无声，却比任何课程都更接近教育的本意。

行者也会迷路，也会疲惫，也会在岔路口站一会儿。老师并非生来坚定，他们迟疑过，失落过，也想过放弃。但他们从不把这份动摇传递给给学生。他们在学生看不见的地方调整呼吸，重新迈步，等走进教室时，脸上已是寻常的笃定。这份克制与担当，彰显着行者独有的力量。

老师终究会停在那所学校，停在某间教室门口，停在学生回忆的某个角落。而学生们继续往前走，走得越远，越觉得身后有一道目光托着他们。那目光轻得没有重量，可当他们跌倒时，它会接住他们。多年后，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慢慢明白，老师把自己走成了一条路，这条路的意义不是让人永远停靠，而是让人踩着它去往更远。

于是他们也开始不自觉地走起那条路来，做事不偷懒，待人不敢行，走着走着，就活成了当年那个背影的模样。到那时他们才真正懂得：师者不是终点处的灯塔，而是途中的行者。他走完自己的路，把路交给了下一程，一代代行者走过，路总会在脚下延伸。

## 秋夜微光，照亮三尺经年

——记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教师节

● 曹雪柏

时光匆匆，从教近三十载，年年的教师节轮番走过，鲜花、祝福与温情岁岁如常。可在我心底，最澄澈、最难忘的永远是1996年那个初秋，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教师节。

那年我十九岁，初出茅庐，扎根偏远的乡村校园，一场朴素又温暖的相聚，让我从此读懂了教师这份职业的温柔与荣光。

1996年的九月，带着青涩的憧憬，我正式踏上三尺讲台，被分配到家乡陇县一所深山里的乡村小学。那是一所朴素的学校，没有崭新的教学楼，只有两排整齐的青砖瓦房。全校只有六七位老师，大多是扎根乡村多年的老教师，沉稳踏实，守着山里的一方讲台，岁岁育人。初来乍到的我，年纪最小、资历最浅，带着满腔懵懂与热忱，小心翼翼开启了我的执教生涯。

九月的山村，秋意渐浓，山野郁郁葱葱，空气里满是清甜的草木气息。转眼就到了九月十日，我从未想过，我的第一个教师节，会以这样质朴动人的方式，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没有盛大的仪式，没有精致的礼品，学校的一切都简单又纯粹。为了庆祝教师节，学校没有置办丰盛的酒席，灶房阿姨特意忙活了一下午，就地取材，做了满满一桌地道的家常饭菜。没有精美的餐具，老师们搬来教室里的旧课桌，两两拼接在一起，一张简易的饭桌就搭建完成了。

夜幕缓缓降临，山村彻底安静了下来。老旧的教室里亮起昏黄的灯光，照亮简陋的饭桌，也照亮了我们一张张年轻的脸庞。窗外万籁俱寂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只有山村独有的静谧。晚风轻轻拂过树梢，偶尔传来几声悠远的犬吠，夹杂着草里蛐蛐清脆的鸣唱，声声细碎温柔，衬得整个校园安宁又温暖。

夜色温柔，暖意融融。席间，一位资深音乐老师搬出老旧的脚踏风琴，指尖轻落，悠扬的琴声便在昏暗的教室里缓缓流淌。我们几位老师围坐在一起，跟着琴声轻声歌唱，歌声质朴沙哑，却满是赤诚。没有华丽的伴奏，没有整齐的合唱，只是一群守着乡村的教书人，以最纯粹的方式，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。那一刻，少年心底的不安尽数消散，只剩下满心的温暖与安稳。

村干部也特意赶来，看望我们这群乡村教师。他们言语朴实、待人热忱，轮番向我们敬酒致意。那年我才十九岁，年少青涩，从未喝过酒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端起酒杯。浅浅一口下肚，微涩的酒意漫上心头，年少的懵懂、初为人师的忐忑、被善待的感动交织在一起，滋味复杂，久久难忘。

最让我动容的，是桌上满满的山野馈赠。没有超市精致的礼盒，只有山里最新鲜的物产：圆润的核桃、清甜的苹果、软糯的秋梨、饱满的葡萄，还有山里独有的五味子，颗颗鲜红透亮。这些瓜果，都是村干部和乡亲们从自家田间、山野采摘来的，是大山最真诚的馈赠。

除此之外，村干部还为我们准备了床单、暖壶这样实用的生活用品，普通的物品，却盛满了乡亲们最真挚的敬意与关怀。

那一晚，昏黄的灯光下，琴声悠扬，寻常饭菜，山野果香，还有一群心怀热爱的教育人，构成了我记忆中最温柔的画面。

三十载光阴倏忽而过，我从十九岁的青涩少年，成长为深耕教坛的资深教师，经历了无数个热闹而隆重的教师节。可我始终记得1996年的那个夜晚，记得深山校园的晚风，记得淳朴乡亲的善意，记得并肩同行的前辈师长。

那是我从教之路的起点，也是我初心扎根的地方。那个朴素的教师节，没有繁花似锦，却温暖了我整个教育人生，让我年少时便深深懂得：为师者，守一方讲台，育一方桃李，平凡坚守，亦是荣光。这份初心与温暖，支撑着我数十年深耕教坛，步履不停，热爱不减。

## 窗前

● 韩红军

一  
粉笔末落满肩  
便成了雪  
你站在光晕里  
把混沌的河流  
指给我们看  
——那河流  
后来淌成了我们的远方  
二  
窗前的梧桐又黄了  
你数过多少片叶子  
就送走了多少声长鸣  
而你的剪影  
始终泊在那方深绿里  
像一叶不系的舟  
三  
暮色漫进来时  
你还在灯下  
红墨水洇开的

不是对错  
是泥土深处  
正在破壳的雷声  
是千万颗种子  
顶破沉默的声音  
四  
今夜有月  
照见你伏案的背影  
像一座桥  
一头系着懵懂  
一头通向远方  
而桥下的流水  
正载着满天的灯盏  
奔涌成海  
你窗前的那盏  
还亮着  
像一颗  
不肯坠落的星